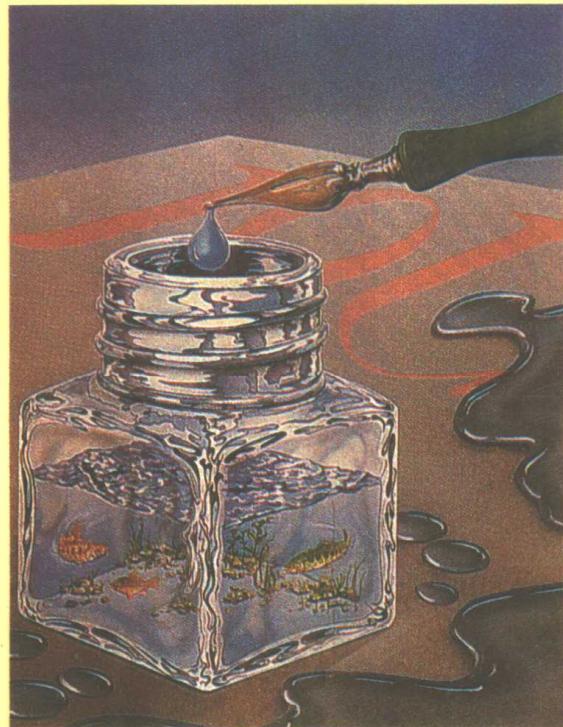


东方大师丛书

寄在信封里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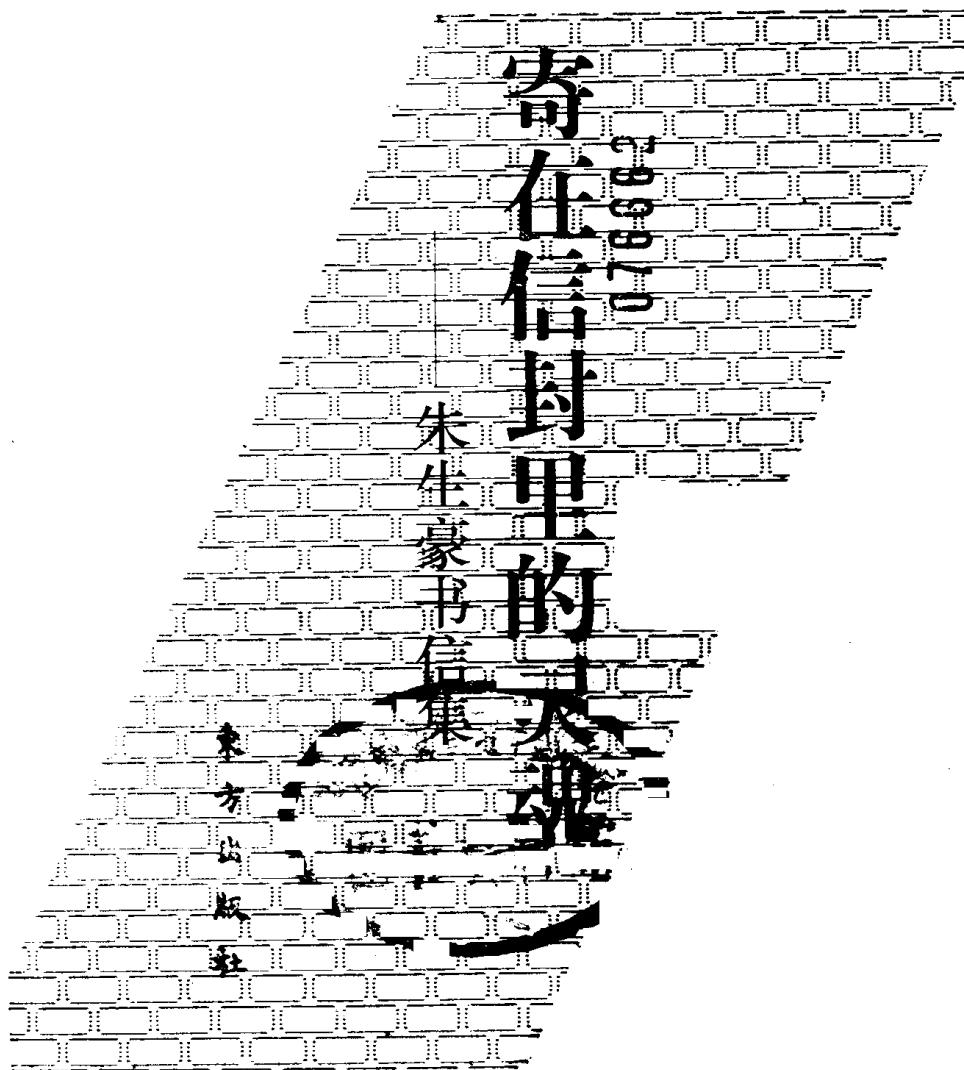
朱生豪书信集

宋清如 编



东方出版社

K825.6
107
2



责任编辑：喻 阳

装帧设计：费 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寄在信封里的灵魂——朱生豪书信集 宋清如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8

ISBN 7-5060-0585-9

I. 寄……

II. 宋…

III. 书信集-朱生豪-中国-当代

N. 1211.2

寄在信封里的灵魂

——朱生豪书信集

JIZAI XIN FENGLI DE LINGHUN

宋清如 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4.37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0585-9/Z·28 定价：19.80 元

假如你是一阵过路的西风
我是西风中飘零的败叶
你悄悄的来 又悄悄的去
寂寞的路上只留下落叶寂寞的叹息

宋清如致朱生豪

(1934年春)

出版说明

本书收入了由宋清如女士保存编选的、朱生豪写给她的二百余封书信。这些书信是了解、研究朱生豪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书信写于本世纪 30 年代（约为 1933—1937 年），书中数字等用法不尽合现行规范；个别外国人名的译法与现行通用译法略有不同。因系书信，为尽量保存原貌，未作改动。有的书信时间不详，未作查考

序　　言

• 宋清如 •

人生如梦，往事如烟，时日闪忽。朱生豪（1912—1944）离开人世，已有五十年了。他短短的一生，是在长夜漫漫的黑暗中挣扎呻吟的一生，是勤奋学习、艰苦工作、渴望光明的一生。家庭的不幸、民族的灾难、疾病的折磨，使他不得不放下译写的纸笔，抛下弱妻稚子，饮恨长终。今天，再一次检阅他残留的信件，真不敢相信这一切不是梦幻，而是真实的历史。

生豪原名朱文森，入学后改名朱森豪，大学时期诗词作品和友人信件中常署名朱朱，工作后改用朱生豪。1912年2月2日，也就是清末宣统三年阴历十二月十五日，出生在嘉兴南门一个没落的小商人家庭里。弟兄三人，生豪是长子，最受母亲宠爱。不幸的是家庭经济每况愈下。母亲在愁苦生活中，对生豪寄予深切期望。曾经流着泪叮嘱生豪说：“长大了要有出息啊。”也许这一遗教，终于成为生豪不断力求上进，不断奋斗的动力。更不幸的是母亲去世过早，不久父亲、叔

祖母又相继去世。孤儿三人，由早孀的姑母照顾。从此，人生的悲哀，人世的炎凉，开始压上了朱生豪的心头。原来沉静的性格，愈益沉默寡言了。

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秀，生豪小学毕业后，插入初中二年级。1929年毕业于嘉兴秀州中学。得校方推荐，升入杭州之江大学并享受奖学金。

我最早认识朱生豪，是在1932年秋季。我是师范科毕业的。那一年有了新规定，师范生因曾享受公费，不能直接进入国立大学。于是考进了之江大学，选读中文系。那时朱生豪已是四年级学生。之江环境幽美，人数不多。在我初次参加“之江诗社”的活动中，偶然地认识了他。因为我在高中时期，开始对新文学有所爱好，也尝试着写些新诗。那天“诗社”活动，我别出心裁地写了首宝塔诗，作为参加诗社的见面礼。不意这个“诗社”的诗人们，不少是诗词能手。他们交流的作品，不是诗，就是词（古体诗词），可我连平仄都辨不出来。于是宝塔诗无异成了怪物。当时彭重熙（生豪同班友人，词极好）看了宝塔诗后，就推给坐在他旁边的朱生豪看。我注意到，朱生豪看了之后，带着微笑把头低了下去，既没有说话，也没有表情。事后，也许是三五天之后，他给了我一封信，附有他自己的三四首新诗，请我指正。我给了回信。这就开始和他有了信件来往，内容无非是交流创作的新诗。后来，我学写旧诗时，也经常请他修改，从而加深了相互理解。他毕业后不久，曾有《鹧鸪天》三首寄赠给我。

赠清如词三首

一九三二年秋至一九三三年初夏

鵲 鵲 天

楚楚身裁可可名，当年意气亦纵横。同游伴侣呼才子，落笔文华洵不群。
招落月，唤停云，秋山朗似女儿身。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倾。

忆昨泰山初见时，十分娇瘦十分痴。席边款款吴侬语，笔底纤纤雅子诗。
交尚浅，意先移，平生心绪诉君知。飞花逝水初无意，可奈衷情不自持。

渐水东流无尽苍，人间暂聚易参商。阑珊春去羁魂怨，挥手征车送夕阳。
梦已散，手空扬，尚言离别是寻常。谁知咏罢河梁后，刻骨相思始自伤。

1933年他毕业后，到上海世界书局担任英文编辑，继续勤奋自学，也不断跟我通信。可以说我对朱生豪的逐步了解，以至深刻共鸣，都是通过纸、笔作为媒介。1937年抗战烽火中江浙沦陷之后，我逃离故里，寄迹四川，先后在重庆、成都执教。他在短期流亡后，仍回上海书局工作，接着应邀至《中美日报》担任编辑。通信时断时续。我在1941年回上海的时候，因为怕累赘，把他寄到四川的信件以及其他文字资料全部毁了。所以现在残存的信件，都是在抗战（1937年8

月)以前的。(附在末尾的一封，写于1943年我们婚后暂别之时，但未曾寄出。)

1941年5月1日，我和生豪于困顿中在上海结婚。原想婚后赴内地谋生，结果迫于时势而未成行。于是，先回江苏常熟我的老家，后定居嘉兴南门。朱生豪潜心翻译莎士比亚。1944年12月26日，在他译完了莎剧36个中的31个之后，贫病辞世。不到一个月，我又料理了他二弟陆奎的后事，抱着儿子尚刚出外谋生。直至抗战胜利，我才重返家园。发现原有信件，已由他人抄捡，凌乱缺损，无法计数。其后，初加整理。我把其中附有他创作的诗歌，以及有关译事的部分，另行包装，以待将来为他印行问世，作为纪念，而且随身携带。其余仍留在老宅。不意“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认为是黄色毒草，将我随身珍藏的书信付之一炬。待我晚年再返家园时，终于已是天朗气晴之日。我从厚厚的尘封中收拾起残留的劫后余烬，无数次地重温生豪的倾诉，与他作心灵的交谈。虽然这些书信远非他的全貌，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也许有人说，男女(父母子女间之外)之间的书信，都是情书。从广义上来说，似也合乎逻辑。但就事论事，朱生豪的书信，主要是他独特个性的表现，并非执着于异性的追求。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所谓爱的对象主要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不一定真实存在。换句话说，无非是寻求心灵的寄托。我这样的理解，并不是否定他感情的专注，或者怀疑他的虚假，而是同情他的身世，尊重他的言行。

这些残存的信件，既非学术研讨，也没有政治宏论，时

076662

代的脉搏极为微弱，无非是个人生活的叙写，情绪的抒诉，以及读书的心得、电影的观感，工作的记述。但是，就前后综合而言，其中有着鲜明的发展变化。从颓唐、苦闷、无聊转而奋发努力，其中贯串着的主导思想是他的事业心。他在大学毕业前夕，写了一首长诗《别之江》。其中表现了对母亲无限的眷恋，同时鲜明地表示“从今天起/我埋葬了/青春的游戏/肩上/人生的负担/做一个/坚毅的英雄。”足见他对理想充满信心。可是，一到上海，机械的工作，单调的生活，困窘的经济，使他看不到前途出路，于是感叹“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但在他决心译述莎剧之后，心情就开始有了转变。尽管是忙、是累，每天每天，读、写至深夜，他却感到“只有埋头于工作，才多少忘却生活的无味，而恢复了一点自尊心”。其后虽然历经磨难，可对译莎工作锲而不舍，尽心竭力，宁以身殉。

朱生豪自己承认是“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究竟是怎样的具体特征，综观他的书信，也许可以得出一个轮廓。从信中对我的许多称谓和他的署名，可以看出他唯有与我作纸上谈时，才闪发出的愉悦和放达。一旦与我直面相处时，他又变得默然缄口，孤独古怪了。因为这是第一手资料，足可信賴的。也因为这是第一手资料，可以作为他传记的补充，从而进一步认识理解一个三十年代的知识青年在那特定的时代中独特的思想生活历程。

1994年12月生豪逝世五十周年之际

责任编辑：喻 阳
装帧设计：费 莺



ISBN 7-5060-0585-9

9 787506 005852 >

ISBN 7-5060-0585-9/Z · 28

定价：19.80 元

目 录

| | | |
|------------------|-----|-----|
| 序言 | 宋清如 | 1 |
| 朱生豪给宋清如的信 | | 1 |
| 朱生豪与莎士比亚戏剧 | 宋清如 | 406 |

朱生豪给宋清如的信

(一)

宋：

谢谢你给我这么一件好工作！很想拒绝你的，但不愿拒绝你，你太好了。图书馆借了四本《史通》，两本《中国历史研究法》，本想找一些话头，可是回来之后，一起把它看完了，算是勉强得到一点烟土披里纯（灵感），写好了这一篇狗屁文章。

为什么你说我又要生气，这也算懂得我吗？你懂得我我不是顶高兴？

被人说你浪漫，尤其是那些伪君子之流。他们说这两字总有一点不甚好的意味，并不算是有趣的事。但实际上你与我都只能说是浪漫的人。我们的性格并不完全一致，但尽有互相共鸣的地方。我们的认识虽是偶然，我们的交契却并非偶然。凭良心说，我不能不承认你在我心目中十分可爱，虽我对于你并不是盲目的赞美。我们需要的是对于彼此弱点的谅解，只有能互相谅解的人，弱点才能变成并不可憎，甚至于反是可爱也说不定。

除非我们在自己心理的矛盾下挣扎着找不到出路，外观

的环境未必能给我们的灵魂以任何的桎梏。

说厌恶陈旧是人们普通的思想也未必尽然。这世间多的是沉湎骸骨的人，尤其在我们这老大古国里。我常想，要是中国并没有几千年古文化作基础，她当可以有希望一些。旧的文化，无论怎样有价值，为着免得阻碍新的生长起见，都有一起摧毁的必要。

一万个虔诚的祝福！

朱 十四夜

(二)

清如：

一向我从不以离别为一件重大的事，而今却觉得十分异样。说些什么话吧，却也说不出来。

想不到你竟会抓住我的心，你纯良的人，然而我也未尝没有逃避的可能。但我不忍飞去，当一天你还记著我的时候。

不就忙回去吧？明天约你到西湖里再坐一会划子，去不去告我。回去的话，一定通知我什么钟点，好送你行。你走了之后，不，没有什么。

朱廿二晨